

本紀

五帝
孝文

夏

殷

周

秦

秦始皇

項羽

高祖

呂后

史

記

第一



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三十篇總一百三十卷

十二本紀一十二卷

十表一十卷

八書八卷

三十世家三十卷

七十列傳七十卷

裴駟注



皇明崇禎十有四年歲在昭陽大荒駱陬月上日琴川毛氏開雕

索隱曰昭陽辛也爾雅曰在辛曰重光在巳曰大荒落今從歷書天官書



史記目錄

十二本紀

十表

八書

三十世家

七十列傳

史記一

史記二

史記三

史記四

史記五

史記六

五帝本紀第一

夏本紀第二

殷本紀第三

周本紀第四

秦本紀第五

秦始皇本紀第六

裴駟集解

琴川毛氏開雕



史記七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八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九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十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一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二

孝武本紀第十二

史記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史記十四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史記十五

六國表第三

史記十六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史記十七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史記十八

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

史記十九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史記二十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史記二十一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史記二十二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史記二十三

禮書第一

史記二十四

樂書第二

史記二十五

律書第三

史記二十六

曆書第四

史記二十七

天官書第五

史記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史記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史記三十

平準書第八

史記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史記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史記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史記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史記三十六

陳杞世家第六

史記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

史記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史記四十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一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四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四

田儉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四十二

史記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余家有史記評點兩本一歸震川評此本是也一何義門評

則從士札居何氏手批出者也此本舊上有黃色規點余假王

少和龐寶生楊協卿三本合勘之乃用朱筆補完然頗疑朱

筆之未盡出於歸氏也凡有書愈簡澹愈得安領一爛漫則

令讀者曰皆世間所謂好文宇矣義門有此弊故指出附記於此

光緒十一年二月

同錄記

史記目錄終

史記集解序

裴駟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
 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
 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
 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
 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
 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
 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
 故謂之實錄駟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
 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校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
 辨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質真偽舛雜故中散大夫



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麓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彗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爲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略抵牾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蓄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史記一 凡是徐氏義稱徐姓名以別之

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者 徐廣曰號有熊 少典之子姓公孫 譙周曰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謚曰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 名曰軒轅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 徐廣曰墨子曰年踰十五則聰明心慮無不徇通矣駟案徇疾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 長

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 皇甫謚曰易稱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是爲炎帝班固曰教民耕農故

神農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

戈呂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 應劭曰蚩尤古天子贊曰孔子三朝

炎帝欲侵陵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

氣 土肅曰五種樹也詩云藝之在救周禮曰穀宜 撫萬民度四方 王肅曰

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

戰於涿鹿之野 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張晏曰涿鹿在上谷 遂禽殺蚩尤 皇覽曰蚩尤家在東平郡壽張縣闕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

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

平者去之披山通道 徐廣曰披他本亦作破字蓋當爲披者旁其 未嘗寧居東

至于海登丸山 徐廣曰丸一作凡駟案地理志曰丸山在郎邪朱虛縣 及岱宗西至于空桐 應劭曰山名

。教能羅網珠網
虎上言人能制獲
禽致其理且其不
可謂其証也

右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封禪書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地理志曰湘山在長沙益陽縣北逐葷粥匈奴

傳曰唐虞以上有山戎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

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

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張晏曰黃帝有景雲之應因以名師與官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

封禪與為多焉徐廣曰多一作朋獲寶鼎迎日推策晉灼曰策數也迎數之也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舉

風后力牧常先大鴻鄭玄曰風后黃帝三公也班固曰力牧黃帝相也大鴻見封禪書以治民順天地之紀

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徐廣曰一云幽明之數合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王肅曰草木時是也

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徐廣曰一作沃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

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

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丘皇甫謐曰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山海經曰在窮山之際西射之南張晏曰作軒冕

之服故謂之軒轅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嫫祖徐廣曰祖一作嫫祖為黃帝正妃

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囀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

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

德焉黃帝崩皇甫謐曰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歲葬橋山皇甫謐曰黃帝冢在上郡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

陽立是為帝顓頊也

帝顓頊高陽者皇甫謐曰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

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

教化潔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地理志曰流沙在張

掖居東至于蟠木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

照莫不砥屬王肅曰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帝顓頊生子曰窮蟬顓頊崩皇甫謐曰在位七十八年

十八皇覽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頓丘者城門名頓丘道而玄囀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

帝嚳高辛者張晏曰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顓頊與嚳皆以字為號上古質故黃帝之

曾孫也高辛父曰嶠極嶠極父曰玄囀玄囀父曰黃帝自玄囀與

嶠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皇甫謐曰都亳今河南偃師是高辛於顓頊為族子

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三維即易所謂仰觀於天之俯察於地理是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之精故

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

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

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

之其色郁郁其德凝凝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嚳漑執中而徧天

下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徧字一作尹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帝嚳娶陳鋒氏女

生放勛娶嫫訾氏女生摯帝嚳崩皇甫謐曰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皇覽曰帝嚳家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而

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勛立是為帝堯帝堯者謚法曰翼善放

勛徐廣曰號陶唐皇甫謐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其仁如天其知如

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宮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徐廣曰純一作絞駟案太古冠

冕圖云夏名冕曰收禮記曰野夫黃冠鄭玄曰純衣士之祭服

形車乘白馬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以親九族九族

既睦便章百姓徐廣曰下云便程東作然則訓平為便也駟案尚書並作平字孔安國曰百姓百官鄭玄曰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百姓昭明

合和萬國乃命羲和孔安國曰重黎之後羲和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

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尚書作暘夷孔安國曰東表之地稱暘夷日出於暘谷羲仲治東方之常敬道曰

出便程東作孔安國曰敬道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孔安國曰日中謂春分之日也鳥指

方朱鳥七宿也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孟季則可知也

其民析鳥獸字微孔安國曰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言其民老壯分析也

便程南譌敬致孔安國曰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言其民老壯分析也

申命羲叔居南交孔安國曰夏與春交此治南方之官也便程南譌敬致

其民因鳥獸希革孔安國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

申命和仲居西土徐廣曰一無上字以為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駟案鄭玄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日昧谷

中星虛以正中秋孔安國曰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虛玄武之中星亦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也其民夷易鳥

獸毛毳孔安國曰夷平也老壯者在用與夏平也毳理也毛更生曰整理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孔安國曰北稱幽都

便在伏物曰短星昴以正中冬孔安國曰日短冬至之日也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節也馬融王肅謂曰短晝歲三百六

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

徐廣曰古勅字

百官眾功皆興堯曰誰可順

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

孔安國曰放齊臣名

堯曰吁頑凶不用

孔安國曰疑怪之辭

堯

又曰誰可者謹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

孔安國曰謹兜臣名

堯曰共

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又曰嗟四嶽

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

孔安國曰懷包襄上也

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

湯湯

鯀可

馬融曰鯀臣名禹父

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嶽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堯

於是聽嶽用鯀九歲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

庸命踐朕位

鄭玄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

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

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眾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

孔安國曰無妻曰矜

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

以孝蒸蒸治不至姦

孔安國曰不至姦惡

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

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媯汭

孔安國曰舜所居媯水之汭

如婦禮堯善之

乃使舜慎和五典

鄭玄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

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

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

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

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召舜曰女謀

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

鄭玄曰三年者實四門之後三年也

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悻

曰音亦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

正月上日

馬融曰上日朔日也

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

鄭玄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鄭玄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

遂類於上帝

鄭玄曰禮祭上帝于圜丘

禋于六

宗

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駟案六宗義眾矣愚謂鄭說為長

望於山川辯於羣神

徐廣曰辯音班駟案鄭玄曰羣神若丘陵墳衍

揖五瑞擇吉日日見四嶽諸牧班瑞

馬融曰揖敘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為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敘之使舜親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

馬融曰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鄭玄曰建卯之月也柴祭東嶽者考績柴燎也

望秩於

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

鄭玄曰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

同律度量衡

鄭玄

曰律音律度量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

脩五禮

馬融曰吉凶賓軍嘉也

五玉

鄭玄曰即五瑞也執之曰瑞陳列曰玉

三帛

馬融曰三孤所執也鄭玄曰帛所以

薦王也必三者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

卒乃復馬融曰五器上五玉五禮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

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鄭

曰巡狩之年諸侯見於方嶽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也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

象

以典刑馬融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流宥五刑馬融曰流放宥寬也一日幼少二日

鞭作官刑馬融曰為辨治官事者為刑扑作教刑鄭玄曰扑攢楚也金作贖刑馬融曰金黃金

出金贖罪坐小戒慎者眚哉過赦鄭玄曰眚哉為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怙終徐廣曰怙其姦邪

之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爾雅曰謚靜也謹兜進言共工堯曰不

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強

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馬融曰國名也在江淮荊州數為亂

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馬融曰北裔也以變北狄徐廣曰變一作燮放

謹兜於崇山馬融曰南裔也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馬融曰西裔也以變西戎殛鯀

於羽山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以變東夷四皐而天下咸服堯立七十年得舜

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

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馴案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丘隴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百姓悲

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

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

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

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

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

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劉

曰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于文是為帝舜虞舜者謚法曰仁聖名曰重

華徐廣曰皇甫謐曰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崩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

晉書再提不為
重至末後又書是
太史公用意處

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寤蟬寤蟬父曰帝

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寤蟬以至帝舜皆微為

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

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

以篤謹匪有解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鄭玄曰在河東漁雷澤鄭玄曰雷夏竟

陶河濱皇甫謐曰濟陰定陶作什器於壽丘魯東門之北就時於負夏鄭玄曰負

地夏衛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

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

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

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

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

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史記音隱曰音游

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

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

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

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劉熙曰舜

是日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

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

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昔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名見左傳世得其利謂之八愷賈逵曰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名見左傳

世謂之八元賈逵曰元善也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

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王肅曰君治九土之宜杜預曰后土地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

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

鴻氏有不才子賈逵曰帝鴻黃帝也不才子其苗裔謹兜也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

沌少皞氏服虔曰金天氏帝號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

服虔曰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檇

杻賈逵曰檇杻頑凶無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雲氏賈逵曰縉雲氏

下惡之比之三凶杜預曰非帝子孫故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

四裔賈逵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以御螭魅服虔曰魑魅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為人害於是四門辟言毋

凶人也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

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

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

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

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

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馬融曰奮明庸功也美堯之事者使居官

相事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

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鄭玄曰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也舜

曰棄黎民始飢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汝后稷播時百穀鄭玄曰時讀曰時舜曰契百

姓不親五品不馴鄭玄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王肅曰五品五常也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

舜曰皋陶蠻夷猾夏鄭玄曰猾夏侵亂中國也寇賊姦軌鄭玄曰由內為姦起外為軌汝作士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馬融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五

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馬融曰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舜曰誰能馴予工馬融曰謂主百工之官也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謂主

舜曰誰能馴予上下馬融曰上謂原下謂隰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

益為朕虞馬融曰虞掌山澤之官名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

遂以朱虎熊羆為佐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玄曰天

四山即堯紀之四
罪在攝位之後此
則以為虞于四門
即其事也古書前
後考一用孟子文
一用左傳文以備異
說談其括括則非
也

事地事人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為秩宗鄭玄曰主秩尊卑夙夜唯敬

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為典樂教稷子鄭玄曰國子也案尚書作胄子

孔安國曰稷直而溫馬融曰正直而色溫和寬而栗馬融曰寬大而謹敬戰栗也剛而毋虐簡而毋傲詩

言意訶長言馬融曰訶所以長言詩之意也聲依詠律和聲鄭玄曰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為和也八音能諧

毋相奪倫神人以和鄭玄曰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鄭玄曰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偽振驚朕眾齊說殄行振齊說殄行振

驚眾駟索鄭玄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遠是驚動我之眾臣使之疑惑命汝為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

女二十有二人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勅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收四獄凡二十二人鄭玄曰皆格于文祖時所

也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眾功咸與分北

三苗鄭玄曰所竄三苗為西裔諸侯者猶為惡乃復分析流之此二十二入咸成厥功皋陶為大理平民

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

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

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

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

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鄭玄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東長鳥夷

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

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

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坂或

言平陽或言潘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

疑是為零陵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禮記曰舜葬蒼梧一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

于陰皇甫謐曰或曰二妃葬衡山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徐廣曰和敬貌如

子道封弟象為諸侯孟子曰封之有庫首鼻舜子商均亦不肖皇甫謐曰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舜乃

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后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譙周曰以唐封

索隱增改謂誤南極交趾北戶西垂我析枝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管楊舊文要公正字或或字長下事字俱不必增史文開在古着字無害但此漢廷當作此

堯之子以虞封舜之子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

敢專也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徐廣曰外傳曰黃帝二十五子

其得姓者十四人虞翻云以德為氏姓又虞說以凡有二十五人其二人同姓姬又十一人為一姓西祁已滕歲任荀釐姑嬛衣是也餘十二姓德薄不紀錄故黃帝為

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張晏曰堯為唐

侯國於中山唐縣是也帝舜為有虞皇甫謐曰舜嬪于虞因以為氏今河東大陽西山上虞城是也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

姒氏契為商姓子氏棄為周姓姬氏鄭玄曰駁許慎五經異義曰春秋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

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士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以此言之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

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徐廣

曰薦紳即搢紳也古字假借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

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

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

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徐廣曰弟但也史記漢書見此者非一又左思蜀都賦曰弟如

溟池而不詳者多以為字誤學者安可不博觀乎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

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

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史記二

夏本紀第二

夏禹諡法曰受禪
成功曰禹

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

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

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當帝堯之時鴻水

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

可堯曰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

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

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

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於是舜舉鯀子禹

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

皆曰伯禹為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

禹川也
氏國也
宋本

勉之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禹為人

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王肅曰以身為法度稱

以出一作土壹壹穆穆為綱為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

百姓與人徒以傅土尚書傳作敷馬融曰敷分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馬融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

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馬融曰祭祀豐絮卑宮室致費

於溝洫包氏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或間有減減廣深八尺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

橇徐廣曰他書或作藪駟案孟康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山行乘橦徐廣曰橦一作橋音丘遙反駟案如

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音紀錄反左準繩右規矩王肅曰左右言常用也載四時王肅曰所以行

不違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

溼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

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孔安國曰冀州

也鄭玄曰兩河間曰冀州壺口治梁及岐鄭玄曰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懸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既修太原

至於嶽陽孔安國曰太原今為郡名太嶽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覃懷致功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鄭玄曰懷縣屬河內至於衡漳

孔安國曰漳水橫流其土白壤孔安國曰土無塊曰壤賦上上錯孔安國曰上上第一錯雜也雜出第二之賦田中中孔安國曰九

之中為常衛既從大陸既為鄭玄曰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衛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鳥夷皮服鄭玄曰鳥夷東北之

民賦食鳥獸者孔安國曰服其皮明水害除夾右碣石孔安國曰碣石海畔之山也入于海徐廣曰海一作河濟河維沅州鄭玄

曰言沅州之界九河既道馬融曰九河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絮鈞盤鬲津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鄭玄

桑其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草繇木條孔安國曰繇茂條長也田中下孔安國曰第六賦貞作十

有三年乃同鄭玄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其貢漆絲其筐織文

孔安國曰地宜漆林又宜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浮於濟漯通於河鄭玄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海岱維青州

鄭玄曰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嶠夷既略維淄既道馬融曰嶠夷地名用功少曰略鄭玄曰地理志維水出琅邪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其

土白墳海濱廣瀉徐廣曰一作澤又作斥厥田斥鹵鄭玄曰斥謂地鹹鹵田上下賦中上孔安國曰田第

也鄭玄曰兩河間曰冀州壺口治梁及岐鄭玄曰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懸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既修太原

也鄭玄曰兩河間曰冀州壺口治梁及岐鄭玄曰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懸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既修太原

三賦厥貢鹽絺海物維錯孔安國曰絺細葛錯雜非一種鄭玄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岱畎絲枲鉛松怪

石孔安國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萊夷為牧孔安國曰萊夷地名可以牧放其篚禽絲孔安國曰禽桑蠶絲

浮於汶通於濟鄭玄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海岱及淮惟徐州孔安國曰東至海北

至岱南及淮淮沂其治蒙羽其藝鄭玄曰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蒙羽二山名孔安國曰二水已治二山可以種藝大野既都

鄭玄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孔安國曰水所停曰都東原底平鄭玄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其土赤埴墳徐廣曰埴黏土也

草木漸包孔安國曰漸長進包叢生也其田上中賦中中孔安國曰田第二賦第五貢維土五色鄭玄曰土五色

者所以為羽畎夏狄孔安國曰夏狄狄雉名也嶧陽孤桐孔安國曰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鄭玄曰地理志嶧山

在下泗濱浮磬孔安國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鄭玄曰泗水出濟陰乘氏也淮夷蠙珠泉魚孔安國曰淮夷二水名出蠙珠及美

魚鄭玄曰淮夷淮水之上民也其篚玄織縞鄭玄曰織細也祭服之材尚細浮于淮泗通于河淮海維揚

州孔安國曰北據淮南距海彭蠡既都陽鳥所居鄭玄曰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孔安國曰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居此澤也三

江既入震澤致定孔安國曰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竹箭既布孔安國曰水去布生其草惟夭

其木惟喬少長曰天喬高也其土塗泥馬融曰漸加也田下下賦下上上雜孔安國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

第六貢金三品孔安國曰金銀銅鄭玄曰銅三色也璠琨竹箭孔安國曰璠琨皆美玉也齒草羽毛孔安國曰象齒犀牛皮

鳥羽旄牛尾也織之即成矣島夷卉服孔安國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其篚織貝孔安國曰織細縞也貝水物也鄭玄曰貝錦名也詩云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

淮泗鄭玄曰均讀曰浴浴順水行也荆及衡陽維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江漢朝宗于海孔安

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于朝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九江甚中孔安國曰江于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鄭玄曰地理志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為大江沱

涔已道孔安國曰沱江別名涔水名鄭玄曰水出江為沱漢為涔雲夢土為治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

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孔安國曰田第八賦第三貢羽旄齒草金三品柶榦栝

柏鄭玄曰四木名孔安國曰榦柶也柏葉松身曰栝礪砥砮丹孔安國曰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也維箇路栝徐廣曰一

作箭足杆杆即栝也音怙箭足者矢鏃也或以箭足訓釋箇籥手駟案鄭玄曰箇籥聆風也三國致貢其名馬融曰言箇籥栝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包

壓菁茅鄭玄曰壓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其篚玄纁璣組孔安國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

於水中組緩類也九江入賜大龜孔安國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賜命而納之浮於江沱涔於漢踰

于雒至於南河荊河惟豫州孔安國曰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伊雒瀍澗既入於河孔安

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澗池
山灑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
榮播既都孔安國曰榮澤名
道荷澤被明都孔安國曰

國曰荷澤在胡陵明都澤名
在荷東北水流沃覆被之
其土壤下土墳墟孔安國曰墟疏也馬融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墟也
田中上

賦雜上中孔安國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貢漆絲絺紵其筐織絮孔安國曰細綿也
錫貢磬錯孔安國曰

國曰治玉石曰
錯治磬錯也
浮於雒達於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汶嶧既

藝鄭玄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
沱涔既道孔安國曰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
蔡蒙旅平孔安國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

旅平言治功畢也鄭玄曰
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
和夷底績馬融曰和夷地名也
其土青驪孔安國曰色青黑也
田下上賦下中

三錯孔安國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貢璆鐵銀鏤斝磬孔安國曰璆玉名鄭玄曰黃金之熊美者謂之鏤鏤剛鐵可以刻鏤也

羆狐狸織皮孔安國曰貢四獸之皮也織皮今麕也
西傾因桓是來馬融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鄭玄曰地理志西傾山

在隴西
浮于潛踰于沔孔安國曰漢上水為沔鄭玄曰或謂漢為沔
入于渭亂于河孔安國曰正絕流曰亂
黑水

西河惟雍州孔安國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
弱水既西孔安國曰導之西流至于合黎鄭玄曰衆水皆東此獨西流也
涇

屬渭汭孔安國曰屬遠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也鄭玄曰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之水已從入渭澧
荆歧已旅孔安國曰荆在歧東非荆州之荆也
終南敦物至于鳥鼠孔安國曰二山名言

相望也鄭玄曰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
原隰底績至于都野鄭玄曰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
三危既度三

苗大序孔安國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序禹之功也
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一賦第六人功

少貢璆琳琅玕孔安國曰璆琳皆玉名琅玕石名而似珠者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孔安國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
會于渭汭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序孔安國曰織皮毛布

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髡之屬皆就次序之美禹之功及戎狄也
道九山汧及歧鄭玄曰地理志汧在右扶風也
至于荆山踰

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孔安國曰三山在冀州太嶽在上黨西也
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孔安國曰

國曰此三山在冀州之南河之北
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于滄海
西傾

朱圉鳥鼠鄭玄曰地理志朱圉在漢陽南孔安國曰鳥鼠山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
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

于負尾鄭玄曰地理志太華山在弘農華陰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
道嶧冢至

于荆山鄭玄曰地理志荆山在南郡臨沮
內方至于大別鄭玄曰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汶山之

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徐廣曰淺一作滅駟案國語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豫章
道九川弱

水至於合黎鄭玄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孔安國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
餘波入于流沙孔安國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鄭玄曰

水至於合黎鄭玄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孔安國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
餘波入于流沙孔安國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鄭玄曰

地理志流沙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馬融王肅皆云合黎流沙是地名

南海 鄭玄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道河積石至山在鳥鼠之西南孔安國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也

于龍門南至華陰 孔安國曰至華陰山北而東行 **東至砥柱** 孔安國曰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也在西號之界又

東至于盟津 孔安國曰在洛北 **東過維汭至于大邳** 孔安國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邳 **北過降**

水至于大陸 鄭玄曰地理志降水在信都南孔安國曰大陸澤名 **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鄭玄曰下尾合名曰逆

嶓冢道潏東流為漢 鄭玄曰地理志潏水出隴西氏道至武都為漢至江夏謂之夏水 **又東為**

蒼浪之水 孔安國曰別流也在荊州 **過三澨入于大別** 孔安國曰三澨水名鄭玄曰在江夏竟陵之界 **南入于江東**

匯澤為彭蠡 孔安國曰匯回也水東迴為蠡彭大澤 **東為北江入于海** 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為三道入震澤遂為北江而

入汶山道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醴 孔安國曰馬融王肅皆以醴為水名鄭玄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

過九江至于東陵 孔安國曰東陵地名 **東迤北會于匯** 孔安國曰迤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彭蠡 **東為中**

江入于海 孔安國曰有北道沱水東為濟入于河洸為滎 鄭玄曰地理志沱有中南可知也 **道沱水東為濟入于河洸為滎** 鄭玄曰地理志沱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洸為滎孔安國曰濟在溫西北滎澤在敖倉東南 **東出陶丘北** 孔安國曰陶丘丘再成者也鄭玄曰地理志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 **又**

東至于荷 孔安國曰荷澤之水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道淮自桐柏東**

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孔安國曰與沂泗二水合入海也 **道渭自鳥鼠同穴** 孔安國曰鳥鼠共為雄雌同穴處此

山遂名曰鳥鼠渭水出焉 **東會于澧又東北至於涇東過漆沮入于河** 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

道雒自熊耳 孔安國曰在宜陽之西 **東北會于澗瀍** 孔安國曰會於河南城南 **又東會于伊** 孔安國曰伊在雒陽之南

東北入于河 孔安國曰合于鞏之東也 **於是九州攸同四輿既居** 孔安國曰四方之邑已可居也 **九山**

棊旅 孔安國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也 **九川滌原** 孔安國曰九州之川已滌除無壅塞也 **九澤既陂** 孔安國曰九州之澤皆已

陂障無決溢也 **四海會同六府甚修** 孔安國曰六府金木水火土穀 **眾土交正致慎財賦** 鄭玄曰眾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謹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

咸則三壤成賦 鄭玄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 **中國賜土姓祗**

台德先不距朕行 鄭玄曰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祗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 **令天子**

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 孔安國曰為天子之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內 **百里賦納總** 孔安國曰甸內

曰總供食 **二百里納銍** 孔安國曰銍鉞刈謂禾穗 **三百里納秸服** 孔安國曰秸稈也服稈役 **四百里粟五**

百里米 孔安國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甸服外五百里侯服** 孔安國曰侯侯也斥侯而服事也 **百里采** 馬融曰采事也

各受王事者 二百里任國孔安國曰任王事者 三百里諸侯孔安國曰三百里同為王者斥侯故合三為一名 侯服外五

百里綏服孔安國曰綏安也服王者政教 三百里揆文教孔安國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 二百里奮

武衛孔安國曰文教之外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之 綏服外五百里要服孔安國曰要束以文教也 三百里夷孔安國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

治 三百里蠻馬融曰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 二百里流馬融曰流行無城郭常居 東漸于海西被于

流沙朔南暨鄭玄曰朔北方也 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

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

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皋

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長孔安國曰慎修其身思為長久之道 敦序九族眾明高翼近可遠

在已鄭玄曰次序九族而親之以眾明作羽蓋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 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在

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帝堯亦以為難 知人則智能官人能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知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

巧言善色佞人鄭玄曰禹為父隱故言不及鯀 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

乃言曰始事事孔安國曰言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事因事以為驗 寬而栗孔安國曰性寬必而能莊栗 柔而立孔安國曰和柔

而能孔安國曰慈 治而敬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馴案孔安國曰擾順也致果為毅 直而溫簡而

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孔安國曰章明也吉善也 曰宣三德蚤夜翊明有

家孔安國曰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也 曰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孔安國曰嚴敬也行六德以信

治政事可為諸侯也 翁受普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孔安國曰翁合也能合受三六

馬融曰亮信采事也 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

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也如此 則俊德理能之士皆在官也 謂亂天事天討有辜五刑五用哉孔安國曰言用五刑必當 吾言底可行乎禹曰汝

言致可績行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

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

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

乘橈山行乘橰行山棊木與益予眾庶稻鮮食孔安國曰鳥獸新殺曰鮮 以決九川

禹地特善事向太史公書極有法度筆筆皆之不知也

子長用書文有改
考或以易曉語易
之心不及易難解之
文其斷絕不可曉
者蓋其所見乃伏
生今文故與世傳
古文有異古書宜
考會文義其疑者
亦當知也如來始
滑平由靈之類自
不可解

致四海浚畎澮鄭玄曰畎澮田間溝也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

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

帝慎乃在位安爾止鄭玄曰安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

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鄭玄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

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馬融曰我欲左右助民汝當翼成我也余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余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

出入五言女聽尚書滑字作留音忽鄭玄曰留者臣見君所乘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予卽辟女匡拂予

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諸衆讒嬖

臣君徐廣曰一作吾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卽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孔安國曰帝用臣不是則賢愚故位優劣共流故也帝曰毋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

家鄭玄曰朋淫淫門內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

孔安國曰塗山國名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復往治水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

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孔安國曰薄迫言至海也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各道

有功苗頑不卽功孔安國曰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

序之也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

明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孔安國曰蕭韶舞樂名備樂九奏而致鳳皇也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

時維幾孔安國曰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乃歌曰肱股善哉元首起哉百工喜哉

孔安國曰肱股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皋陶拜首稽首揚言曰念哉鄭玄曰使羣臣念帝之戒率爲興

事慎乃憲敬哉孔安國曰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孔安國曰叢脞細碎

無大略也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也帝拜曰然往欽哉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

徐廣曰舜本記云禹乃興九韶之樂爲山川神主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劉熙曰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攝禹

使得祭禮與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舜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劉熙曰今潁川陽城

股肱字

禹初為學則舉陶
未卒當有天下矣
及卒後而薦益也
敬齊甚分明

是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皇甫謐曰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

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禮緯曰祖以吞薏苡生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

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徐廣曰史記皆作英字而以英布是此苗裔或在許

皇覽曰皋陶冢在廬江六縣而后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皇甫謐曰年百歲也

陽孟子曰陽字一作暉劉黜曰崇高之北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

禹曰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

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啓夏后帝啓禹之子其母塗山

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地理志曰扶風縣是扈國啓伐之大戰於甘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將戰

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孔安國曰天子六卿其將皆命卿也啓曰嗟六事之人孔安國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予誓

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鄭玄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天用勦

絕其命孔安國曰勦絕也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孔安國曰共奉也左不攻于左右不攻

于右女不共命鄭玄曰左車右車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孔安國曰御以正馬為政也三者有失皆不奉

我命用命賞于祖孔安國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即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僇于社孔安國曰社謂之社事奔北則僇之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也

子則帑僇女孔安國曰非但止身辱及女子言恥累之遂滅有扈氏天下

咸朝夏后帝啓崩徐廣曰皇甫謐曰夏啓元年甲辰十年癸丑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

孔安國曰盤于游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為帝中康帝中康時羲和酒淫

廢時亂曰孔安國曰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太康之後沈湎於酒廢天時亂甲乙也胤往征之作胤征孔安國曰胤國征之鄭玄曰胤臣名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

帝宁立帝宁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

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

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為帝孔甲帝孔甲立

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有雌雄孔甲

不能食未得豢龍氏賈逵曰豢養也穀食曰豢陶唐既衰其后有劉累服虔曰后劉累之為諸侯者夏后

之學擾龍應劭曰擾音示亦擾馴也龍亦養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

氏服虔曰御亦養受豕韋之後徐廣曰受一作更駟案賈逵曰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韋之後祝融之後封於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龍一

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賈逵曰夏后既饗而又使求致龍劉累不能得而懼也傳曰遷于魯縣孔

甲崩子帝皋立 帝皋崩 左傳曰皋葬在敬南陵 子帝發立 帝發崩子帝履癸

立是為桀 帝桀之時謚法賊人多殺曰桀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

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廼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

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孔安國曰地在安邑之西鄭玄曰南夷地名遂放

而死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駟案汲冢紀年曰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矣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

夏臺使至此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

杞也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

男氏斟尋氏徐廣曰一云斟氏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

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禮運稱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玄曰得夏

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 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

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

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篋棺穿橫深二尺上無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

土階三等周方一畝呂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徒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裘三領桐棺三十地

理志云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以為下有羣鳥耘田也

史記三

殷本紀第三

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淮南子曰有娥在不周之北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

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

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封於商鄭玄曰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賜姓子氏禮緯曰祖以玄鳥生子也契興於唐虞大禹之

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

宋忠曰相土就契封於商春秋左氏傳曰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

曹圉卒子冥立宋忠曰冥為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人郊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

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

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

成湯成湯張晏曰禹湯皆字也二王去唐虞之文從高陽之質故夏殷之王皆以名為號謚法曰除虐去殘曰湯自契至湯八遷孔安國曰

薛川中鳳臺氏書

十四世凡

八徙國都 湯始居亳

皇甫謐曰梁國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

從先王居

孔安國曰契父帝嚳都亳湯作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

帝誥湯征諸侯

孔安國曰為夏方伯得專征伐

葛伯不祀湯始伐之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伯為鄰地理志曰葛今梁國寧

陵之葛鄉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

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

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

為有莘氏媵臣

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

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

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書其形

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

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孔安國曰鳩房二人湯之賢臣

也一篇皆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也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

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

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

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

伐桀湯曰格汝眾庶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

馬融曰台我也

敢行舉亂有

夏多罪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孔安國曰不敢不正桀之罪而誅之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嗇事

而割政

孔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

女其曰有罪其柰何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

國

孔安國曰桀之君臣相率遏止眾力使不得事農相率割剝夏之邑居

有眾率怠不和

馬融曰眾民相率怠惰不和同曰是日何

時喪予與女皆亡

尚書大傳曰桀大之有口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

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

尚書理字作賚鄭玄曰賚賜也

女毋不信朕不食言

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僂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

吾甚武號曰武王

詩云武王載旃有虔秉鉞毛傳曰武王湯也

桀敗於有娥之墟桀犇於鳴條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豎俘厥寶玉

孔安國曰三豎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俘取也

義伯仲伯作

典寶

孔安國曰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孔安國曰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

作夏社孔安國曰言夏社不可遷之義伊尹報徐廣曰云云於是諸侯必服湯乃踐天子位

平定海內湯歸至于泰卷陶徐廣曰一无此陶字孔安國曰地名湯自三變而還中囅作誥孔安國曰仲虺湯左

相委仲既紂夏命孔安國曰細其王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

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

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

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

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十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音與有狀

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徐廣曰一作政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伊

尹作咸有一德王肅曰言君臣皆有德咎單作明居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湯乃改正朔易

服色上白朝會以晝湯崩皇覽曰湯冢在濟陰定陶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各

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劉向曰殷湯無葬處皇甫謐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

廼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 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

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 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廼立太丁之

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 帝太甲元年伊尹作

伊訓作肆命作徂后鄭玄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為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

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孔安國曰湯葬地鄭玄曰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三年

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

於是伊尹廼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

以寧伊尹嘉之廼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

丁立 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巴氏平利鄉亳近巴氏咎單

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為帝太庚 帝太庚崩

子帝小甲立徐廣曰世表云帝小甲太庚弟也帝小甲崩弟維已立是為帝維已殷道

衰諸侯或不至帝維已崩弟太戊立是為帝太戊 帝太戊立伊

陟為相孔安國曰伊陟伊尹之子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孔安國曰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鄭玄

曰兩手鑑 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

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孔安國曰贊告也巫

咸臣名也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馬融曰艾治也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

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馬融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遷于傲孔安國曰地名皇甫謐曰或云河南敖倉是河亶甲居相

孔安國曰地名在河北祖乙遷于邢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為帝外壬中丁書闕

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為帝河亶甲時殷復興衰河

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祖乙崩子帝祖

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為帝沃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

之子祖丁是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為帝南

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為帝陽甲帝陽甲之時殷衰

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

是諸侯莫朝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為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

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廼五遷無定處孔安國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

都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孔安國曰胥相也民不欲徙皆咨嗟憂愁相與怨其上也盤庚乃告諭諸侯

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

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鄭玄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行湯之政

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

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興百姓思盤庚廼作盤

庚三篇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為帝小乙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

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

鄭玄曰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

百吏皆非也於是廼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傳險中徐廣曰尸子云傳若在北海之

洲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傳險孔安國曰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壤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

太甲至武丁六世大
成至祖七世祖
王祖庚八世祖
至武丁四世時表
而獲起至子孫禮
賢聖之君六作
周心能及也

也供食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

治故遂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

耳而响武丁懼祖已曰孔安國曰賢臣名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

唯天監下典厥義孔安國曰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也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絕

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孔安國曰不順德言無義也不服罪不改修也天以信命正其

德謂其有永有不永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弃道

孔安國曰王者主民當敬民事無非天時天時所常祀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也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

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

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孔安國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日彤周曰繹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

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

是為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

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為革

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濱暴雷武乙震死

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長子曰微

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

為帝辛天下為之紂謚法曰殘義損善曰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

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

為皆出已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皇甫謐曰有蘇氏美女妲己之言是

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

之錢如淳曰新序曰鹿臺其大二里高千尺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而盈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許慎曰鉅鹿水之大橋也有漕粟

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爾雅曰池漚沙丘也地理志曰在鉅鹿東北七十里多

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徐廣曰最一作聚以酒為

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以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

謚法

西伯昌九侯

徐廣曰一作鬼侯

鄂侯

徐廣曰一作邾音

為三公九侯有好女

入之紂九侯女不熹淫

徐廣曰二云無不熹淫

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疆

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

伯姜里

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姜里城西伯所拘處韋昭曰音酉

西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

馬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

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而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

奸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

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

權重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及西伯伐卽

國滅之

徐廣曰飢一作仇又作者

紂之臣祖伊

孔安國曰祖已後賢臣也

聞之而咎周

孔安國曰咎惡也

恐奔告

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

徐廣曰元一作卜

無敢知吉

馬融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孔安國曰至人

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者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

孔安國曰相助也

維王淫虐用自絕故

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

鄭玄曰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

修教法者

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柰何紂

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西伯既卒周武王

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

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

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

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

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

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

鄭玄曰牧野紂南郊地名也

甲子曰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

徐廣曰鹿一作廩

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

己釋箕子之囚封紂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封子武庚祿父以續

殷祀

譙周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

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

說於是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而封殷後為諸侯
屬周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
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詩書契為子姓其
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宋李作書

史記三 終

史記四

周本紀第四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 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或曰姜原謚號也 姜原為帝嚳元

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

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

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

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乞如巨人之志

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

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

帝舜曰棄黎民始飢 徐廣曰今文尚書云祖飢故此作始飢祖始也 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邠

號曰后稷別姓姬氏 禮緯曰祖以履大跡而生 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

際皆有令德后稷卒 山海經大荒經曰黑水青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皇甫謐曰冢去中國三萬里也 子不窋立不

西川宅鳳園氏書

西川宅鳳園氏書

徐廣曰今案鄉在扶風

甯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韋昭曰夏太康失國廢稷之官不復務農不甯以失其官而

犇戎狄之間不甯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

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

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後

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慶節

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羌弗立羌弗卒子毀隃立音隃世本作隃毀隃卒子

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宋忠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高圉立子亞圉立世本云亞

公甫謚云雲都亞圉字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

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

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

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

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

豳渡漆沮徐廣曰水在杜陽岐山杜陽縣在扶風踰梁山止於歧下徐廣曰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

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歧下及他旁國聞古公

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

居之徐廣曰分別而為邑落也作五官有司禮記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民皆歌樂之

頌其德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

太任列女傳曰太姜有台氏之女太任摯任氏之中女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

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

亡如荆蠻文身斷髮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

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行於義諸侯順之公季卒皇甫謚曰葬邠

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

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應劭曰在遼西今支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之太顛閎夭

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劉向別錄曰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

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長子今上黨所治縣是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

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闕天之

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

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

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

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

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地理志虞在河東太陽縣芮在馮翊臨晉縣有獄不能決乃如周

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

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

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山海經曰有大人面獸身名曰犬戎明年伐密須應劭曰密須氏姑姓

之國贊曰安明年敗者國徐廣曰作凡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

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邠徐廣曰邠城在野王縣西北音干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

邑徐廣曰豐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

崩徐廣曰文正九十七乃崩太子癸立是為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

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

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

王公季為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

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馬融曰畢地名也東觀兵至于盟津徐廣曰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為文王木主載以車

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

司空諸節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

徐廣曰一云子小子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鄭玄曰號今之軍法重者總爾

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馬融曰魚者介

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
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 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

王屋流爲身其色赤其聲魄云
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身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身瑞臻

赤者周之正色也 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

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

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

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
徐廣曰一作滅 乃遵文王遂率

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
孔安國曰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言其猛也 甲士四萬五千人以

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

毀壞其三正
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 離邊其王父母弟
鄭玄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 乃斷

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
徐廣曰怡一作離 故今予

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
鄭玄曰夫子丈夫之稱 不可再不可三二月
徐廣曰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

之正月周之二月也 甲子昧爽
孔安國曰昧爽也爽明早旦也 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
孔安國曰癸亥夜陳

誓身 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
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令 以麾曰

遠矣西土之人
孔安國曰勞苦之 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
馬融曰冢人也 司徒司馬司

空亞旅師氏
孔安國曰亞次旅衆大夫也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 千夫長百夫長
孔安國曰師率卒率 及庸蜀

羌髻微纒彭濮人
孔安國曰八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髻微在巴蜀纒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馬融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 稱爾

戈
孔安國曰稱舉也 比爾于立爾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
孔安國曰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雖代雄鳴則家盡也 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

棄其先祖肆犯不咎
鄭玄曰肆祭名咎問也 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

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孔安國曰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也 俾

暴虐于百姓以茲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

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孔安國曰今日戰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也 夫子勉哉不過於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孔安國曰伐謂擊刺也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也 勉哉夫子尚

桓桓鄭玄曰威武貌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于商郊不禦克韓以役西

土鄭玄曰禦疆禦謂疆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韓走者當以為周之役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

鄭玄曰所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

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曰致師者致

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靡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下擗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以大卒馳帝紂師徐廣曰帝一作商紂師雖眾皆無

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

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

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

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

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

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劔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

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

劔斬以玄鉞司馬法曰夏執玄鉞宋均曰玄鉞用鐵不磨礪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蔡邕獨斷曰前馬驅有九旒雲罕

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

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劔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

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周禮曰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玄曰鑑鏡屬也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氣陳明水以為

酒玄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籍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

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

百姓其章顯聞于天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

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

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

召公釋箕子之囚徐廣曰釋一作原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

孟子於太極不盡信太史公也取送書入此恐難信

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

九鼎保玉徐廣曰保一作寶命闕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

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孔安國曰武功成也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

物鄭玄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地理志燕國有焦縣帝舜之後於陳

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

丘曰齊爾雅曰水山其前而左曰營丘郭璞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乃東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

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

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

今六十年麋鹿在牧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隨巢子云夷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蜚鴻滿野天不享殷

今乃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徐廣曰一云不

顧失亦不賓失滅又云不顧亦不恤也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

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徐廣曰一云肯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

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我南

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徐廣曰周書度邑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過于三塗北詹望于有河粵詹維

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維邑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

林之虛孔安國曰桃林在華山東偃干戈振兵釋旅公羊傳曰入曰振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

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徐廣曰一作前亡

國宜告武王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

孔安國曰穆敬也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徐廣曰封禪書曰武

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皇甫謐曰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

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

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

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

存正國宜悉此句
疑有誤不可解

宋本與下
王字

左三心保李

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

弟封為衛康叔晉唐叔得嘉穀鄭玄曰二苗同為一穗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

公子兵所徐廣曰歸一作餽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徐廣曰尚書序云旅天子之命初管蔡

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孔安國曰

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孔安國曰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之治材也其事在周公

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

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

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

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

夷殘奄鄭玄曰奄國在淮夷之北遷其君薄姑馬融曰齊地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孔安

國曰告衆方天下諸侯既紕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孔安國曰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古文尚書敘周官書篇名與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何休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成王既

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孔安國曰賄賜也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

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

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

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

命鄭玄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

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

餘年不用應劭曰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孔安國曰

居里異其善惡也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也作畢命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

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立昭王子滿是

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閱文武之道缺

乃命伯樂孔安國曰伯樂名也申誡徐廣曰一作部太僕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國之政作

樂命復寧穆王將征犬戎徐廣曰犬作賦祭公謀父諫韋昭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曰

魯公謀父謀征犬戎

不可先生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

韋昭曰是故周文公之頌韋昭曰文公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唐固曰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韋昭曰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先

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

之鄉韋昭曰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

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韋昭曰謂稷與不窋也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

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

序其德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

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

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訢載武王

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

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韋昭曰此總言之也夷蠻要服

戎翟荒服甸服者祭韋昭曰侯服者祀韋昭曰賓服者享韋昭曰要服者

貢韋昭曰荒服者王韋昭曰王王事天子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

之順祀也徐廣曰外傳有不祭則修意韋昭曰先修志意以自有不祀則修

言韋昭曰言有不享則修文韋昭曰文有不貢則修名韋昭曰名謂尊卑有

不王則修德韋昭曰遠人不服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韋昭曰序成謂上五者

刑罰於是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

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

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日近無不聽遠無

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徐廣曰犬犬戎氏日其職來王天子

曰予必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

吾聞犬戎樹敦徐廣曰樹一作楸駟案韋昭曰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

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鄭玄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為相王曰吁來

有國有士告汝祥刑孔安國曰告汝善用刑之道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王

曰訓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選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孔安國曰當何所敬非唯五刑乎當何所

居非唯及世輕重所宜也兩造具備徐廣曰造一作遭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五辭則眾獄官聽其入五刑辭

辭簡信正於五刑孔安國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矣五刑不簡正於五罰孔安國曰不簡

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也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孔安國曰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之五過之疵

官獄內獄閱實其罪孔安國曰使與罰名相當惟鈞其過馬融曰以此五過出入罪與犯法者等五刑之

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孔安國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也簡信有

眾惟訊有稽孔安國曰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之至也無簡不疑其嚴天威孔安國曰無簡核誠

信不聽治其獄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黥辟疑赦其罰百率徐廣曰率音釐也音刷孔安國曰六兩曰釐釐黃鐵也閱實其罪

劓辟疑赦其罰倍灑徐廣曰一作五倍曰徒孔安國曰倍百為二百釐也閱實其罪臠辟疑赦其罰

倍差馬融曰倍二百為四百釐也差者又加四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五百

徐廣曰一作六率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

罰之屬千臠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

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繫扈立共王

游於涇上密康公從韋昭曰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有三女犇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列女傳曰

康公母姓隗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不下眾

王御不參一族韋昭曰御妻官也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以備三不參一族之女也夫粲美之物也眾以美物

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

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共王崩子懿王囂立懿王之時王室遂

衰詩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

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即位三十年好

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

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

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韋昭曰極中也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唐固曰言文王布錫施利以載成周道也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韋昭曰召康公之後穆公虎為王卿士也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韋昭曰衛國之巫也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韋昭曰目相眄而巳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

瞽獻典韋昭曰典樂典

史獻書師箴韋昭曰无眸子曰瞽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

矇誦韋昭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

主玄歌諷誦箴諫之語也

百工諫庶人傳語韋昭曰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言傳以語士

近臣盡規近臣驂僕之屬

親戚補

察瞽史教誨瞽樂太師史太史也

耆艾修之韋昭曰耆艾師傅也修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

而后王斟酌焉是

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士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

其有原隰衍沃也

唐固曰下平日衍有漑曰沃

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

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

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

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犇於彘

韋昭曰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

厲王太子

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

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

不讐懟

韋昭曰在危險之中

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

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

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

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十二年魯武公來朝

宣王不修籍於千畝號文公諫曰賈逵曰文公文王母弟號仲之後為王卿士也

不可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韋昭曰西夷別

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料民四十六年宣王崩子

幽王宮涅立徐廣曰一作生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徐廣曰涇渭洛也駟案韋昭曰

伯陽甫曰周將亡矣韋昭曰伯陽父周大夫也唐固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

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韋昭曰過失也言民不敢斥王者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

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

也韋昭曰為陰所鎮也陽失而在陰韋昭曰在陰下也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

民用也韋昭曰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之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

洛竭而夏亡韋昭曰禹都陽城伊洛所近也河竭而商亡韋昭曰商人衛河水所經也今周德若二代之

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國之徵也

川竭必山崩韋昭曰水泉不潤枯朽而崩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韋昭曰數起於一

也曰紀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嬖愛褒

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

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曰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

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

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虞翻曰龍自號褒之二先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

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粢而藏之乃吉韋昭曰粢龍所吐沫沫龍之精氣也於是布幣而策

告之韋昭曰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粢也龍亡而粢在櫝而去之韋昭曰櫝廣也夏亡傳此器殷殷

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虞翻曰末年發而觀之

粢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謀之韋昭曰謀謹呼也唐固曰羣呼曰謀粢化為玄龜

三張如事甚奇
國語文二奇

以人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亂而遭之韋昭曰毀齒曰亂女七歲而毀也既笄而孕無

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韋昭曰

桑曰壓弧弓也箕木名服天房也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

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徐廣曰妖一作天天幼少也出於路者聞其夜

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於褒褒人有罪請人童妾所棄女子者

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

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太

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

笑幽王為粼粼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

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

號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徐廣曰佞一作諂善諛好利王

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

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汲冢紀年曰

武王滅殷以至幽王比二百五十七年也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

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維周禮曰九命作伯鄭衆云長諸侯為方伯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

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周禮曰九命作伯鄭衆云長諸侯為方伯四十九年魯

隱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

桓王平王孫也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五年鄭怨與魯易

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八年魯殺隱公立桓公十三年

伐鄭鄭射傷桓王桓王去歸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莊王

四年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賈逵曰莊王弟子儀也辛伯告王賈逵曰辛伯周大夫也

王殺周公王子克犇燕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釐王三年

齊桓公始霸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闔立惠王二年初莊王嬖姬姚生子穉穉有寵及惠王即位奪其大臣園以為囿左傳曰大臣為國也故大夫

周二十七王八百六十五年
年並自武王滅殷至
幽王二十七年
微莊王之時
哀王南征不足
王死於此
十七年之內
夫東遷以後
也夫莫感於周
治日之少如此

邊伯等五人作亂左傳曰五人者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也謀召燕衛師伐惠王惠王韓温

已居鄭之櫟服虔曰櫟鄭大都立釐王弟積為王樂及徧舞賈逵曰徧舞皆舞六代之樂也鄭號

君怒四年鄭與號君伐殺王積復入惠王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為

伯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左傳曰陳嬀歸

于京師賈惠后也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

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犇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

朋平戎于晉服虔曰戎伐周晉伐戎救周故和也王以上卿禮管仲辭曰臣賤有司

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杜預曰國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若節春秋來承王命

何以禮焉賈逵曰節時也王肅曰春秋聘享之節也陪臣敢辭服虔曰陪重也諸侯之臣於天子故曰陪臣王曰舅氏余嘉

乃勳賈逵曰舅氏言伯舅之使也母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九年齊桓公

卒十二年叔帶復歸于周左傳曰王召之十三年鄭伐滑賈逵曰滑姬姓之國駟案左傳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也

王使游孫伯服請滑賈逵曰二子周大夫鄭人囚之鄭文公怨惠王之人不與

厲公爵服虔曰惠王以后之聲鑿與之厲公而獨與號公王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服虔曰滑小國近鄭世服從而更違叛鄭師伐之

聽命後自愬於王王以與衛故囚伯服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服虔曰富辰周大夫曰凡我周

之東徙晉鄭焉依子積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棄之王不聽

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平

桓莊惠皆受鄭勞王棄親親翟不可從王不聽十六年王紂翟后

翟人來誅殺譚伯唐固曰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富辰曰吾數諫不從如是不出王

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

翟人遂入周襄王出犇鄭鄭居王於汜杜預曰鄭南汜在襄城縣南子帶立為王取

襄王所紂翟后與居温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

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二十年晉

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賈逵曰河陽晉之温也踐土鄭地名在河內諸侯畢朝書諱

曰天王狩于河陽左傳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二十四年晉文公卒三十一年

秦穆公卒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崩子匡王

班立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為定王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

戎地理志陸渾縣屬弘農郡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賈逵曰王孫滿周大夫也楚兵

乃去十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已而復之十六年楚莊王卒二十

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十三年晉殺其君厲公迎子周於

周立為悼公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靈王二十四年齊崔

杼弒其君莊公二十七年靈王崩皇覽曰靈王家在河南城西南栢亭西周山上蓋以靈王生而有髭而神故諡靈王其家民祀

之子景王貴立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早卒二十年景王愛子

朝賈逵曰景王長庶子欲立之會崩皇覽曰景王家在洛陽太倉中秦封呂不韋洛陽十萬戶故大其城并圍景王家也子巧之黨與

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殺猛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

立巧是為敬王賈逵曰敬王猛母弟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

得人居澤賈逵曰澤邑周地也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子朝為臣春秋曰子朝韓楚皇

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子周三十九年齊田常殺其君簡公

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徐廣曰皇甫謐曰敬王十四年元巳卯崩于戊也子

元王仁立徐廣曰世本云貞王介也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徐廣曰世本云元王亦也皇甫謐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月滅

智伯二十八年崩王定王十六年三晉滅智伯分有其地二十八年定王

崩徐廣曰皇甫謐曰貞定王十年元癸亥崩于甲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

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鬼攻殺思王而自立是

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考王十五年崩徐廣曰皇甫謐曰考王元年辛丑崩乙卯子威烈

王午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

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徐廣曰惠公之子也以奉王

號東周惠公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二十四

年崩徐廣曰皇甫謐曰元丙辰崩巳卯駟案宋忠曰威烈王葬洛陽城中東北隅也子安王驕立是歲盜殺楚聲王安

○王城河南在成周西
○即定鼎新之處
○平山三王都故王
○辟于昭之亂遷成
○周至報王復未居
○考王封其弟於此
○是時考王猶都成
○周也 成周洛陽
○在王城東中略也

竟曰子朝家在南陽西鄂縣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韓于

今西鄂晁氏自謂子晁後也

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韓于

今西鄂晁氏自謂子晁後也

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韓于

今西鄂晁氏自謂子晁後也

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韓于

今西鄂晁氏自謂子晁後也

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韓于

今西鄂晁氏自謂子晁後也

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韓于

今西鄂晁氏自謂子晁後也

項氏三處以下
九王都五報王復
居王城西周惠公
封少子於華是
時成烈王福都於
此王云華王而號
東周惠公也

王立二十六年崩皇甫謐曰安王元與辰崩乙巳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

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應劭曰周孝王封伯翳之後為侯伯與周別五百載合十七歲而霸

王者出焉徐廣曰從此後十七年而秦昭王立駟案韋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為

顯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胙

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

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觀王

定立慎觀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

都西周徐廣曰惠公之長子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

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為請太子左成曰不可周不聽是

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也不如請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請令

楚賀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為太子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

周為秦故將伐之蘇代為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為秦之禍也言周

之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

入於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為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

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秦借道兩周之間

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

人謂韓徐廣曰一作可應劭曰氏姓注云以何姓為韓後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

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

謂秦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

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

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

南陽周君將以為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

南陽周君將以為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

矣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必可以盡矣王報謂成君楚圍雍氏徐廣曰陽翟雍氏城也戰國策曰韓兵入西周西周今成君辯說秦求救當是說此事而脫誤也韓徵

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徐廣曰今河南新城縣高都城也周君曰子

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漢書百官表曰相國秦官駟謂韓亦有相國然則諸國其放秦也楚圍雍氏

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

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

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

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

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三十四年

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徐廣曰一作什戰國策曰秦敗魏將犀武於伊闕北取趙蘭離石

者地理志曰西河有趙蘭離石二縣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

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

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

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搯劍以客安

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紉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

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

者百發盡息今破韓魏一作厄北取趙蘭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

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

而無出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徐廣曰一作厄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

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

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成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成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

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四十五年

周君之秦客謂周最曰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以應為太后養地

徐廣曰地理志云應今潁川父城縣應鄉是也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

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

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

弊於周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勸王攻周秦與天

下弊則令不行矣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

輕也還其行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

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

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徐廣曰一作最亦古之聚字以收齊是周常不

失重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晉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

徐廣曰陽城有負黍聚

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瓚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

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

漢書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也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

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宋忠曰諡曰西周武公周民遂東亡

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黽狐徐廣曰黽音憚愚狐聚與陽人聚相近在洛陽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間後七

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緱緱氏東西周皆入于秦周

既不祀皇甫謐曰周凡二十七年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

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鄗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

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徐廣曰一作社秦滅周漢興九

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

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為後疑

嘉定衛後故氏
子南而稱君也
也後

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徐廣曰自周亡乙巳至元鼎四年戊辰一百四十四年漢之九十四年也漢武元鼎四年封周

史記五

秦本紀第五

秦本紀與始皇本紀當合為一如周紀始後禮也

請秦紀似有舊文可據周史則全無矣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

徐廣曰皇甫謐云賜之玄玉妻以姚姓之女也

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栢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太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湣

徐廣曰一作滑

在西戎係西

魏川也鳳堂氏圖印

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晏子春秋曰手裂虎兕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

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徐廣曰

云作石椁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地理志霍太山在河東縣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

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皇甫謐云去魏縣十

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狼

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温驪徐廣曰

曰温一作盜駟按郭璞驪郭璞云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驪耳之駟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云為馬細頸驪黑色馬驪赤者為棗驪馬赤也驪耳之駟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

天子傳穆王有八駿之乘此紀不具者也西巡狩樂而忘歸郭璞曰紀年云穆王十七年

徐偃王作亂地理志臨淮有徐縣云故徐國尸子曰徐偃王有術而無骨駟謂號偃由此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

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徐廣曰趙城在河東永安縣造父族由此為

趙氏自蜚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惡來

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臯旁臯生太几太几

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

徐廣曰今槐里也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

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

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

中湣以親故歸周係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

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

柏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

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

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

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

叛之西戎反王室滅大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徐廣曰秦仲之十八年也乃以秦

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毛詩序曰秦仲始大

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也 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

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

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

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

其弟襄公襄公為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

元年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

為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

姒子為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大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

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

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

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

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駟駒徐廣曰赤馬黃牛羝羊各三

祠上帝西時徐廣曰年表云立西時祠白帝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

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

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十

年初為酈時徐廣曰酈縣屬馮翊用三年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

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

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

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

之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諡為靖公徐廣曰文公之四十四年魯隱之元年靖公之長子

為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徐廣曰皇甫謐云葬於西山在今隴西之西縣靖公

子立是為寧公徐廣曰一作曼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徐廣曰郟之平陽亭遣兵伐蕩社

子翬弒其君隱公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

宋本與元年以三字

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
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
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
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
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昧殺其
君昭公十年伐邾蕞戎初縣之地理志隴西有上邽縣應劭曰
即邽戎邑也蕞縣屬天水郡十一年初縣
杜鄭地理志京兆有
鄭縣杜縣也滅小虢班固曰西
虢在雍州十二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
襄公而立公孫無知晉滅霍魏耿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
齊桓公齊晉為強國十九年晉曲沃始為晉侯齊桓公伯於鄆二
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
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曰今
縣在扶風
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廊時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

來朝二年初伏

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
周時無至此乃有之

以狗禦蠱

徐廣曰年表云初作伏
祠社禘狗邑四門也

德公生

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

公長子宣公立宣公元年衛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穰三年鄭伯

虢叔殺子穰而入惠王四年作密時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

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齊桓

公伐山戎次于孤竹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繆

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

其歲齊桓公伐楚至邵陵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虢虜虞君與其大夫

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

秦百里奚亡秦走宛地理志南
陽有宛縣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

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

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

以厚百里
字少

字少

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殺大夫百里傒

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

餽人徐廣曰餽一作餽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

難遂之周周王子穢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穢欲用臣蹇叔止臣

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

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

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徐廣曰一作西駟案公

羊傳曰河千里而一曲也服虔曰河曲晉地杜預曰河曲在蒲坂南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

犇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

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徐廣曰一作倕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

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傒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

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

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恐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

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卻芮之計也願君以利益召呂

卻呂卻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卻呂卻

等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

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

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

早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其飢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服虔曰秦大夫

支曰飢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

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傒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

相望至絳賈逵曰雍秦國都絳晉國都也十四年秦飢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群臣號射

曰因其飢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

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爲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救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爲請晉君夷吾姊亦爲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爲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賈逵曰諸侯雍餼七牢牛一羊一豕一爲一牢也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

子圉爲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卽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爲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爲懷公其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

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強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

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吾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殺阨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平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

殺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

服虔曰為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

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

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

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三十四年楚

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

戰于彭衙杜預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衙城秦不利引兵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

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

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

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

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

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

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
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
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
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漢書百官表曰內史周官也孤聞鄰國有聖人敵

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
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徐廣曰奪一作偷為由余請以疏

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
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

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答而后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
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

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
形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

人取王官及鄆徐廣曰左傳作郊駟案服虔曰皆晉地不能有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
於是繆公乃自茅津徐廣曰在大陽渡河封殺中尸賈逵曰封識之為發喪哭之三日

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
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

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服虔曰周備也卒得孟明
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

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皇覽曰秦繆公冢在橐泉
宮祈年觀下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

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
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

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
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穆公子四十人其太子

瑩代立是為康公康公元年往歲繆公之卒晉襄公亦卒襄公之

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來迎雍秦以兵送至

令狐杜預曰在河東晉立襄公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來奔二年秦伐

晉於武城報令狐之役四年晉伐秦取少梁六年秦伐晉取羈馬

服虔曰戰於河曲大敗晉軍晉人患隨會在秦為亂乃使魏讐餘

之魏邑詳反合謀會詐而得會會遂歸晉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

立共公二年晉趙穿弒其君靈公三年楚莊王強北兵至雒問周

鼎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桓公三年晉敗我一將十年楚莊王

服鄭北敗晉兵於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為會盟合諸侯二十四年

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二

十六年晉率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桓公立二十七年

卒子景公立徐廣曰世本云景公名后伯車也景公四年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十五年

鄭敗晉兵於欒杜預曰晉地也是時晉悼公為盟主十八年晉悼公強數會

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械林而還徐廣曰械音械駟案杜預曰秦地也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三十六年楚

公子圍弒其君而自立是為靈王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寵景公母

弟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

自亡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乃歸三十九年楚靈王彊

會諸侯於申為盟主殺齊慶封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

復來歸秦哀公八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而自立是為平王十一

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為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

平王欲誅建建亡伍子胥奔吳晉公室卑而六卿彊欲內相攻是

以久秦晉不相攻三十一年吳王闔閭與吳子胥伐楚楚王亡奔

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

乃發五百乘救楚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乃得復入郢哀公立三
 十六年卒太子夷公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為惠公惠公
 元年孔子行魯相事五年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智氏趙簡子
 攻之范中行氏亡奔齊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悼公二年齊臣田
 乞弒其君孺子立其兄陽生為悼公六年吳敗齊師齊人弒悼公
 立其子簡公九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盟爭長於黃池卒先吳徐廣曰外
傳云吳王先歿吳疆陵中國十二年齊田常弒簡公立其弟平公常相之十
 三年楚滅陳秦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孔子以悼公十二
 年卒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十六年灋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
 其王城徐廣曰今之臨晉也臨晉有王城二十一年初縣頻陽地理志為翊有頻陽縣晉取武成二十四
 年晉亂殺智伯分其國與趙韓魏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徐廣曰
曰一本二十六三十三年代義渠虜其王應劭曰義渠北地也三十四年日食厲共

公卒子躁公立躁公二年南鄭反十三年義渠來伐至渭南十四
 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黽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
 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為靈公靈
 公懷公孫也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三年城籍姑靈公卒
 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
 公子也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灋洛城重泉地理志重泉縣屬馮翊十六年卒徐廣曰
曰表云下五年也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
 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
 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疆奪
 秦河西地獻公元年徐廣曰丁酉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徐廣曰徙都之今萬年是也四年正
 月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大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
 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

周紀已有重泉
 事類皆著之秦
 紀其周紀亦似不可
 無

宋存
 子字

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周禮曰白與黑

謂之黼黻與二十二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二十四年獻公卒徐廣曰表云二十三年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矣孝公元年徐廣曰庚申也河山以東

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竝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

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

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

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

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

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地理志天水有源道縣應劭曰獮戎邑音桓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

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

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

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地理志曰河東有安邑縣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

關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漢書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為令秩千戶至六百

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為賦

徐廣曰制貢賦之法也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

會諸侯逢澤徐廣曰開封東北有逢澤朝天子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衛

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

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為秦施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

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漢書曰商君為法於秦戰斬一節賜爵一級欲為

官者五千石其爵名一為公士二上造三簪裹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

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為王五年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犀首官名姓公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徐廣曰今之華陰也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

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地理志二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為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

臘十二年四月戊午魏君為王韓亦為王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

與魏十四年更為元年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徐廣曰戎地在河上七年樂池相秦韓趙

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奂斬首八萬二千八年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

伐蜀滅之伐取趙中都西陽地理志太原有中都縣十年韓太子蒼來質伐取韓石章伐敗趙將泥徐廣曰將一作莊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十一年樛里疾攻魏

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公子通封於蜀徐廣曰是歲王赦元年君讓其臣子之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

張儀相楚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咎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而

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相壯徐廣曰一作狀殺蜀侯來降惠王卒子武王立韓魏齊楚徐廣曰一作趙皆賓從武王元

徐廣曰是歲王赦元年

年與魏惠王會臨晉徐廣曰秦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

渠丹犁二年初置丞相應劭曰丞者承也相助也樛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張儀死

於魏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南公揭卒樛里疾相韓武王謂甘

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

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徐廣曰韓邑也魏太子來朝武

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臄

徐廣曰一作脉八月武王死皇覽曰秦武王家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為周文王家非也周文王家在杜中族孟說武王

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芊氏號

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為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昭襄王元年

嚴君疾為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見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

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徐廣曰迎婦於楚者悼武王后出歸魏三年

王冠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地理志漢中府上庸縣四年取蒲坂彗星見五年

魏王來朝應亭徐廣曰魏世家云會臨晉復與魏蒲坂六年蜀侯輝反司馬錯定蜀

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日食晝晦七年拔新城樛

里子卒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晉帝記曰江夏有新市縣齊使章子魏使公

孫喜韓使暴鳧共攻楚方城取唐昧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魏

公子勁韓公子長為諸侯九年孟嘗君辭文來相秦與攻楚取八

城殺其將景快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辭文以金受免樓緩

為丞相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徐廣曰鹽一作監

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彗星見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

秦即死歸葬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予楚粟五萬石十三

年向壽伐韓取武始地理志魏郡有武始縣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禮出亡奔

魏任鄙為漢中守漢書百官表曰郡守秦官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

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

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地理志河內有軹縣南陽有鄧縣冉免封公子市

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為諸侯十七年城陽君入朝及東周君來朝

秦以垣為蒲坂皮氏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徐廣曰

曰汲冢紀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陽曰河雍改向曰高平向在軹之西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之

呂禮來自歸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温任鄙卒二十年徐廣曰秦地有父馬生駒王之

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徐廣曰有牡馬生牛而死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

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

伐齊河東為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地理志西河有中陽縣二十三年

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

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鄆又會穰秦取魏安城地理志汝南有安城縣至大梁燕

趙救之秦軍去魏冉免相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

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侯冉復相二十七年錯

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

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鄆鄧赦罪

人遷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楚王走周君來

王與楚王會襄陵地理志河東有襄陵縣白起為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

郡及江南為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伐我江南

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人三縣

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地理志河南有卷縣蔡陽長社取之地理志潁川有長社縣

擊芒卯華陽破之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徐廣曰河內

陽秦始皇更名河內屬魏地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

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

攻齊取剛壽予穰侯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闕與孟康曰音焉與邑名在上黨涅縣西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墓芷陽徐廣曰今霸陵四十一年夏攻魏取

邢丘懷

徐廣曰邢丘在平臯駟秦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于邢丘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

四十二年安國君為太子

十月宣太后薨

徐廣曰

葬芷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三年武

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

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葉陽二云蕩惺出之國未至而死四十七

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

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

垣雍

司馬彪曰河南卷縣有垣雍城

秦軍分為三軍武安君歸王齧將伐趙武安君攻

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

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

免王齧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為蔡尉捐弗守還斬之五十

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為士伍遷陰密如淳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皆稱士伍張唐攻鄭

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齧攻邯鄲不

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

徐廣曰魏郡

曰楚一作走

攻汾城即從唐拔寧

徐廣曰作曼北趙邑也

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

徐廣曰魏郡有安陽縣

初作河橋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

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

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

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

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三年天下來

賓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徐廣曰在大陽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

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

子為唐太后

徐廣曰八子者妾媵之號姓唐

而合其葬於先王韓王衰經人弔祠諸侯

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

厚親戚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巳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

王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

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

其祀以陽人地地理志河南梁縣有陽人聚賜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驁伐韓韓獻成

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駟按地理志漢高祖更曰河南郡二年使蒙驁

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徐廣曰一作波波縣亦在河內拔之攻趙榆次新

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王齧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

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秦却於河外蒙驁敗解而去五月丙午莊

襄王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

三十六郡號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謂二

世皇帝三年諸侯竝起叛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

侯誅之遂滅秦其語在始皇本紀中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鄭氏莒氏

終黎氏徐廣曰世本作鍾離應劭曰氏姓注云有姓終黎者是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

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史記六

秦始皇本紀第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

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

政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

是之時秦地巴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

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

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文穎曰主

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二年庶公將卒攻

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

魏氏暘有詭徐廣曰暘音場歲大饑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

合 秦本紀方成一篇文 守以前本紀舊史 皆正故多秦合秦 雖秦亂史職不廢 太史公當日蓋有 所因也

殿內小吏官名或曰侍 從賓客謂之舍人也 蒙驁王齮徐廣曰一作齮 庶公等為將軍應劭曰庶秦邑 王年少初即

西川世鳳 氏庸南出

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

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驚攻魏定酸棗地理志陳留燕虛長平徐廣

曰一作干駟按地理志汝南有長平縣也雍丘山陽城地理志陳留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

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

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

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驚死以攻龍孤慶都徐廣

曰慶一作庶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長安

君成矯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

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徐廣曰鶮一作鶮屯留蒲鶮皆地名也壁於此地時士卒死者皆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

重徐廣曰下無重字馬東就食嫪毐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

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小大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徐廣曰河一作汾太

原郡更為毒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蔡邕

曰上者尊位所在也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但言上不敢媒言尊尊之意也已酉王冠帶劍徐廣曰年二十二長信侯毐作亂而

覺矯王御璽蔡邕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御之親愛者曰幸璽者印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鈕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及太后璽以

左傳曰季武子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及太后璽以

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為亂地理志斬年宮在雍

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

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

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漢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內史肆佐弋竭

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為伏飛掌弋射者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縣首於木上曰梟車裂以

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也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三歲及奪爵遷蜀

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

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徐廣曰甲子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

齧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

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說苑曰始皇帝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復居甘

泉宮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

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

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

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潘玉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

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

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徐廣曰蜂一作隆

長目擊鳥鷹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

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

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

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繚

楊徐廣曰標音老在并州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

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

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徐廣

曰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

乃雨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

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

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

雲陽韓王請為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

地理志太原有狼孟縣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

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

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十八年徐廣曰巴郡出

大人長二十
五丈六尺

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

服虔曰山名在常山今為縣音州

端和將河內

羌嵬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嵬盡定取趙地東陽得

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

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

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二十

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

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

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

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

平軍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

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強

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地理志汝南有平輿縣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

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徐廣曰淮作江二十四年王翦蒙

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

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

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服虔曰酺音蒲文類曰酺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為酺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

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

韓王納地效壘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

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

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

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

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蘇林曰青陽長沙縣是也

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

此與世家及
三國傳不合
秦本不取昌平
君于然當以本
紀為主

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欲后勝計絕秦使

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

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各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

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待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也廷尉斯

等漢書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兵獄同制故稱朝廷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

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

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已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

博士議曰漢書百官表曰博士士秦官掌通古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

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詔書詔告也天子自稱

曰朕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貴賤不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臯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王曰去泰

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曰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

之曰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放此也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

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

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諡法周公所作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

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鄭玄曰音亭傳以為周得火德

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

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

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瓚曰水數六故以六為名譙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更名河曰德水

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

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

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

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

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

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
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
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
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

南郡九江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
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

郡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亦黎黑也

大酺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以銅為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徐廣曰音巨金人十二重

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

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北據河

為塞竝陰山地理志西河有陰山縣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

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

上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渭城南臨渭自雍門徐廣曰在高陸縣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

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

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

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鄜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自

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

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魯縣山在其北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

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壇而祭之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服虔曰禪闡廣土地也贊曰古

者聖王封泰山禪亭亭或梁父皆太山下小山除地為壇祭於梁父後改壇曰禪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

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

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

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

史記卷六

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徐廣曰靡不清淨

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竝勃海以東過

黃腫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腫縣窮成山登之罘地理志之罘山在腫縣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

邪大樂之畱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地理志云越王勾踐嘗治琅邪縣起臺館復十

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

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

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

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

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

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

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

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

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

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係終無寇賊驩

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士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

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

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

列侯張晏曰列侯者見序例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

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

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

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

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

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
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
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
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
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
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
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
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應劭曰武關秦南陽文
續曰武關在析西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地理志河南陽武縣有博狼沙爲盜
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
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
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

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

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徐廣曰燁克善反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

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

中宇宇宙縣亦縣承順聖意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

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

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

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災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

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

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

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

上黨入三十年無事三十一年徐廣曰使黔首自實田也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太原真入

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

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

皇為微行咸陽張晏曰若微賤之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

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

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高誓刻碣石門徐廣曰一作盟壞城郭決

通隄防其辭曰遂與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

罪徐廣曰復一作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

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

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

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

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始皇

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二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二十三年發

諸嘗通亡人贅婿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韋昭曰今鬱林是也

象郡韋昭曰今日南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徐廣曰在今金城竝

河以東服虔曰竝音傍傍依也屬之陰山徐廣曰在五原北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

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築亭障以逐戎

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皇甫謐云彗星見三十四年適治

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

為壽僕射周青臣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主也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

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

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

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

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
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異時諸侯竝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
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
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竝作
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徐廣曰私一作知以非上之
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
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
取以為尚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
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
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應劭曰禁民聚
語畏其謗已

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黔為城日

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
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

學法令徐廣曰一無
法令二字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地理志五原
郡有九原縣

抵雲陽徐廣曰表云道
九原通甘泉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

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

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

千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

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

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

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

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

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

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快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徐廣曰在好時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群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說苑曰韓客侯生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

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

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

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三云并力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

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

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

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

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

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徐廣曰三云欲以練求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

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徐廣曰一作問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

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詆言

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

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

徐廣曰表云徙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拜爵一級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

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

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

至地為石徐廣曰表云石畫隕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

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

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誦弦之秋使者從關

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瀆池君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

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瀆池因言曰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

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

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

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

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

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

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音折水波惡乃西百

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

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

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群臣

誦功本原事跡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

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眾自疆暴虐恣行

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

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徐廣曰音息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

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

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竝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節省宣義徐廣曰省一作非

會稽太守徐廣曰表云石畫隕

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殺之無罪男并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安和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地理志丹陽有江乘縣竝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竝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徐廣曰渡河而西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

喪會咸陽而璽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

伏臘曰王乘輿路車

行符璽事所未

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

徐廣曰年五十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武靈王之死處

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

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

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

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

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

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

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

徐廣曰在常山

抵九原會暑上

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

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卽位

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

徐廣曰作銅

塞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滅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

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

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

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其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

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

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

一徐廣曰表云十月戊寅大赦罪人趙高為郎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

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

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

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

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

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

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

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

旁著大臣從者各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

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

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徐廣曰姓馮御史大夫臣德昧

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

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

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

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

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

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

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
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
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
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
子將閻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
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寶贊
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
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
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
群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
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
作者復土鄠山鄠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

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

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

芻橐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

月戌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李奇曰張大楚國也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

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

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漢書百官表曰謁者秦官掌贊贊受事使

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群盜郡

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

田儋服虔曰音負儋為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

周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今戲亭是也蘇林曰邑名在新豐東南二十里兵數十萬二世大

驚與群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漢書百官表曰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

盜已至眾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鄠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

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晉灼曰亭名在

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曰好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

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

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為

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

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禁中者門戶

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

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

群盜竝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

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

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飯土墼徐廣曰呂靜云飯器謂之簋啜土形

如淳曰土形飯器之屬瓦器也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

之海身自持築甬脰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為貴有天

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

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

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

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

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竝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

之所為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

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章

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

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

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

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

離邨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徐廣曰一作卯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

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

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

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

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

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氏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

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

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

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

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

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

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徐廣曰

云郎中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

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

廬設卒甚謹西京賦曰微道外周千廬內傳辭綜曰士傳宮外向為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敢入宮樂遂

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死者數

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

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

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

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蔡邕曰群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皆謙類誅殺無道天下

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

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

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

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者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應劭曰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也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徐廣曰在霸陵駟家蘇林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二里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

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柏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徐廣曰耰田器音憂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

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俊相立駟案賜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秦使章邯將而

當從別本起秦并海內至三世之過也後以秦并無諸侯主社稷安矣而考公以下屬之陳涉世家

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事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執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執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徐廣曰大作小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

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竝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執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

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張晏曰括括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

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

下之士合從締交

漢書音義曰締結也

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

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

有寧越

徐廣曰越一作經或自別有此人不必寧越也

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

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

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

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

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

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

徐廣曰鹵鹵也

因利乘便宰

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

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

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振長策

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

徐廣曰拊拍也音府一作楸拊

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

韋昭曰越有百邑

以為桂林象郡百越

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

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

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

應劭曰墮墜城恐人復阻以害已也

殺豪俊收天下

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

華為城

徐廣曰斬一作踐駟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城

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

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曰何猶問也天下以

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壘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康曰瓦甕為窻也亡

隸之人如淳曰古氓字氓民也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

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

辟屈在十百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

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陳涉之位非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矜槿也如淳曰耰椎塊椎也

非鏃於句戟長鎩也徐廣曰鏃一作鈹胡案如淳曰長刃矛也又曰矛刃下有鐵橫方上曲勾鎩音所拜反適戍之眾非抗

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

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漢書音義曰絜束之絜

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

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

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執異

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徐廣曰一本有此文無前者秦孝公已下而以養又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二十餘郡繼此末也

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

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

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

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

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

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

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

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

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徐廣曰一作短小襦也音豎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磬磬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

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

徐廣曰一無此上五字

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

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籍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襄公立饗國十二年初爲西時葬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靜公靜公不享國而死生憲公憲公饗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

地理志馮翔有衙縣

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饗國六年居

西陵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衍墓衙武公立武
公享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徐廣曰二云居平封宮墓宣陽聚東南三庶長伏其

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公成公繆公墓陽初
伏以御蠱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墓陽初志閏月成公享國四

年居雍之徐廣曰一作走宮墓陽齊伐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

致霸墓雍繆公學著人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墓均

社生共公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墓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

二十七年居雍太寢墓義里丘北生景公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

高寢墓丘里南生畢公徐廣曰春秋哀公畢公享國三十六年墓車里北生夷

公夷公不享國死墓左宮生惠公惠公享國十年墓車里康景生

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墓僖公西城雍生刺龔公刺龔公享國三

十四年墓入里徐廣曰一作人生躁公懷公其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

年居受寢墓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徐廣曰年表云星書見懷公從晉來享國四

年墓櫟圉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徐廣曰懷

子生靈公居涇陽享國十年墓悼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

五年墓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惠公享國十三年墓

陵圉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出公自殺墓雍獻公享國二十三年

徐廣曰靈公子墓躡圉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墓弟圉生惠文王其十

三年始都咸陽惠文王享國二十七年墓公陵生悼武王悼武王

享國四年墓永陵徐廣曰皇甫謐曰葬畢今安陵西畢陌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墓蔭陽生

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墓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享國三年墓

蔭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爲市十年爲戶籍相

伍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

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

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為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享國三十七年葬酈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趙高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曰本紀云二十一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

丑曰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始皇初為

秦王年十二也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

改令施於後皇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

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

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

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

之不得畱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

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蔡邕曰黃屋者蓋以黃為裏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

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

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

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

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

鸞刀祭祀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自歸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

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

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林無所復

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

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鄒春秋
不名春秋曰紀季以鄒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之也請設五廟以存姑姊妹也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
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徐廣曰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邪臣

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

史記七

項羽本紀第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

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

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

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

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

項氏世為楚將

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

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

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

請斬

蘇林曰斬音機縣屬沛國

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

應劭曰項梁嘗

生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歸已止也韋昭曰抵至也謂梁嘗被櫟陽縣逮捕梁乃請斬獄掾曹咎書至櫟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止息也項梁殺人

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

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

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

蜀川史原

口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才氣過扛舉也

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

其九月會稽守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通謂梁曰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江西皆反此亦天亡

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

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

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

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

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

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論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

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

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

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李奇曰徇

略也如淳曰徇音撫徇之徇徇其人民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

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徐廣曰二世之

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使使欲與連和俱西

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晉灼曰漢儀注曰令史曰令史丞吏曰史人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

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

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

頭特起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衆異也蒼頭謂士卒卑中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陳嬰母謂嬰曰

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

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旌

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

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

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亦以兵

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陳涉世家曰秦嘉廣陵人已立景駒為楚王

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

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鄧展曰今胡陵屬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

走死梁地項梁已奔秦嘉軍軍胡陵將引兵而西望邳軍至栗徐廣曰縣名在

沛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

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

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

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

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

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也賈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

江東楚蠶起之將如淳曰蠶起猶言蠶午也衆蠶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

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

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世之二年六月從民所望也應劭曰以祖謚為號者順民望陳嬰為

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鄭玄曰音煦怡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

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

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

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

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

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窮來從我

不忍殺也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

未必多出兵不如依春秋寄公待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

○初項梁既殺秦王
可憐於臨晉田假
復曰三為齊王
弟榮走伴東阿
田間之謀引軍
救東阿去收秦軍

也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

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

略地至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應劭曰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

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

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

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

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

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畱陳畱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

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

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

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

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涉姓章間名秦將也

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故築牆垣如街巷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

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

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

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贊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以沛公為碭郡

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

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

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

宋義號為卿徐廣曰一作慶子冠軍文穎曰卿于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

名行至安陽畱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

以刑為貴公封長安侯

秦三年

蠱不可以破蟣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蟣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

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

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

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

之至無鹽飲酒高會韋昭曰皆召尊爵故曰高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勦力

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

半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

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

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

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

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猶枝捍也

枝梧是也皆曰自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

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

使項羽為上將軍徐廣曰二世三年十一月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

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

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

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

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間不降

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

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

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漢書音義曰惴音章瑞反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

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

視項羽猶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晉灼

諸侯將

曰地名在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

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三

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

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

能勝高必疾如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

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

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

孟康曰屬上郡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年矣

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

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

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

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

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

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張晏曰

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服虔曰漳水津

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

上徐廣曰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

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涇水南殷虛上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

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

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

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

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

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

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贊曰涇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

張晏曰三戶也張晏曰三戶

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也騶案應劭曰涇水在

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
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
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

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徐廣曰漢元年十一月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
衡山嶺今移在河南穀

城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

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

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

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

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
舊大道北下阪口名也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

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

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

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

呼張良與俱去曰母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

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

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鯀生徐廣曰鯀音士斤反魚名鮪按服虔
曰鯀音度鯀小兒貌也贊曰楚漢春

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

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

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

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

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

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

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

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父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管仲爲仲父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具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

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

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徐廣曰一本無都字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

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

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逃還其軍項王

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徐廣曰唉烏來

反賢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

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

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

阻山河四塞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

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繡衣夜行誰知之

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猶猴也項王聞之烹說者楚

春秋楊子法言云說者是蔡生漢書云是韓生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

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服虔曰兵初起時假立諸

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

命於懷王

衣繡

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

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徐廣曰：以正月立。王巴

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

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

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各桃林

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樂。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

也。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翟王，更名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徐廣曰：一

也。申陽者。服虔曰：瑕丘縣屬山陽，申姓，陽名。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賈曰：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名。張耳、樊噲也。先下河南郡

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

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

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

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都君吳

芮。韋昭曰：鄱音蒲，河反。初吳芮為鄱令，故號曰鄱君。今鄱陽縣是也。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

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

臨江王。漢書音義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徐廣曰：都無終。燕將臧

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

王。徐廣曰：都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

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

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

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

其賢，有功于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漢書音義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番君將

梅銜。韋昭曰：呼玄反。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

下回 駟案

彭城

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

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

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

如淳曰郴音緜

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

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冢歲時常祠不絕

韓王成無軍功項王

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

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

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

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

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

齊

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

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

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

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

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

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

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

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

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

蘇林曰官號也或曰蕭令也時

今皆稱公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

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羽曰齊欲

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

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

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

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

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

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

徐廣曰一作劫

五諸侯兵

徐廣曰塞翟魏

殷河南騶案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

章昭曰塞翟殷韓魏雍時已敗也

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

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

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

城日中大破漢軍

張晏曰一日之中也或曰日擊之至日中大破

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

贊曰二水皆在

沛郡

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

徐廣曰在彭城

水上

徐廣曰睢水於彭城入泗水

漢軍却為楚所擠

服虔曰擠音濟民之濟贊曰排擠也

多殺漢卒十餘萬

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

拆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

徐廣曰窈亦作管字

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

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

取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章昭

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

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

呂后不相遇審食其

贊曰其音基

從太公呂后問行

如淳曰問出問步微行皆同義也

求漢王

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

侯

徐廣曰名澤

為漢將兵居下邑

徐廣曰在梁

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

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

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

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時官各從其父疇內

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十寸以下為罷癯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

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比百發之未二十

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

復

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

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

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贊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臨河有

大漢之二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

其上帝有龍豈
可謂殺帝主三與
殆不當以人事論
矣

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皇覽曰亞父巢縣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

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

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李斐曰纛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柱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上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

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縱公

魏豹守滎陽周苛縱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其殺魏豹楚

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

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

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

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晉灼曰獨出意獨與滕公出

成臯北門徐廣曰北門名玉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

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

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

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

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

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曰於滎陽築兩

城相對為廣武在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

按漢高紀使劉賈往彭越燒楚積聚羽乃合曹守成臯而引兵定梁地漢破楚兵泥水上復取成臯是

一事而此紀前後倒置遂作兩項若漢先取成臯楚無緣後令守之也考漢書紀傳自明

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也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

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

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

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

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茶了反瓚曰挑戰隨燒敵

求戰古謂之致師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能鬪智

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楚

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

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

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

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

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

且欲擊楚乃使龍且韋昭曰音子闔反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

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

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

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

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

乃東行擊陳畱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

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口令之舍人兒也瓚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

其父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

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

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

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

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鄆在鄭地汜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

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塞王欣皆自到汜水上鄭德曰

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

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漢書音義曰昧音末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

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

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

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鴻溝而東

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

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

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

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一為小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

也不如因其飢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

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如淳曰夏音賈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

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縣案晉灼曰即固始也而信越之兵不

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

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本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信等

雖名為王未為所畫經界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

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

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

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

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

劉賈軍從壽春竝行屠城父如淳曰竝行竝擊之至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浹縣浹下交切駟案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浹

縣聚邑名也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舉九江兵隨劉賈彭

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謂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項王乃

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

美人各虞徐廣曰一云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各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

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

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

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

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迷失道問一田父田

父給曰左文穎曰給欺也欺今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

而東至東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

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

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

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

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

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

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

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

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

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

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瓚曰在牛

者烏江亭長橫船待徐廣曰橫音儀一音俄馴案應劭曰儀正也孟康曰橫音謂項

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舫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

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
 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
 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
 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
 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
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斫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視也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
 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徐廣曰亦可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
 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
 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
 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
 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徐廣曰五人後卒皆論壯侯項王已死徐廣曰漢五年
 之十二月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也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
 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
 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

皇覽曰項羽家在東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
 乃封項伯為射陽侯徐廣曰項伯名纏字伯桃侯徐廣曰名襄其子舍為丞相平皐侯徐廣曰名佗玄武侯

徐廣曰諸侯表中不見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舜目益重瞳子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瞳又聞

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
 首難豪傑蠡起相與竝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

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竝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

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
 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

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

宋本其字

舍

家

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豈字上宋亦有也字

史記八

高祖本紀第八

魏川宅鳳苞氏康固周甫

高祖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

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

李斐曰沛小沛

也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孟康曰後沛為郡豐為縣

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孟康曰長

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媪愛燕后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音烏老反

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

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額也齊人謂之頰汝南淮泗之間曰顏文穎曰準鼻也

美須

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

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天度

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

應劭曰試補吏

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

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黃酒

韋昭曰黃賒也

醉臥武負王媪見其

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

如淳曰讎亦售

及見怪歲竟此兩

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

應劭曰繇役也

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

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奔善沛令避仇從之

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

曹主進文穎曰主賦斂禮進為之帥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

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應劭曰給欺也音殆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

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

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

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

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

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

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

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季惠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

食邑於魯章昭曰元諡也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服虔曰告百如呼之聲李斐曰休謁之名也古曰告田曰歸孟康曰古者名吏休

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

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季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

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

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

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

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應劭

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時時冠之及貴

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

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

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

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

宋本字

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

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哇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

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徐廣曰嫗因忽不見後人

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持也諸從者日益畏

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

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駟案應劭曰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於其間呂

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

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

年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秋陳勝等起蕪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

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

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

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

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

蕭曹蕭曹恐踰城係劉季韋昭曰以劉季為係郭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

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沛今共

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

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

曰天下方擾諸侯竝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

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

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

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

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駟案漢書音義曰舊是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祠黃帝祭

蚩尤於沛庭

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

而豐

鼓應劭曰豐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豐贊曰

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

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

三千人攻胡陵方與

鄭德曰音房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

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

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

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

引兵之薛泗川守壯

如淳曰敗於薛走至戚音將毒友沛公左司馬得

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

鄭德曰亢音人相亢至方與周市來攻

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

也文穎曰梁惠王孫假為秦所

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

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

服虔曰雅故也及魏招之即

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

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

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甯縣君璜曰陳勝

起兵於郟號曰大司馬又不為甯縣

立景駒為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

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卮

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將

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

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

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

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

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

之雍齒

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

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

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

服虔曰師使沛公項羽

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

李奇曰振整也

收敗卒自振

守濮陽環水

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

楚軍去而攻定陶定

漢書世周中末
攻下十二字直作
人周中略地也

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
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
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謹也銜狀如著橫銜之繮結於項者繮音獲大破之定陶
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
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
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秦將
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
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
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
徒其父呂青為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
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
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

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

人僇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徐廣曰遺一作噍噍食也音在妙反駟案如淳曰類無復有活而噍

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子遺為無噍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也數進取多所攻取

前陳王漢書音義曰陳涉也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

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僇悍

今徐廣曰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

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二縣名

秦軍來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

南武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

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魏將也瓚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

將也例未稱論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

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圉縣贊曰陳留傳曰在雍丘西南酈食其鄭德曰音歷異基

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

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

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

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輕行無鍾鼓曰襲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

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

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徐廣曰四月南攻潁陽屠

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轅轅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瓚曰轅轅險道名在緱氏東南當是

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今河陰是也

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齧

戰地理志南陽有雒陽雙東地理志南陽有雙縣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齧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

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

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

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

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

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

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

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

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

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七月也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

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晉灼曰功臣表戚鯁也襄侯王

陵降西陵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令邵公或作召字此類多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所封還

攻胡陽二云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如淳曰持益反遣魏人甯昌使秦

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

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

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應劭曰鹵與虜

同秦人意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漢

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爲歲首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

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

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

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

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

謗者族偶語者棄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瓚曰始皇本紀曰偶語經書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

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

罪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

合於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次第堵牆堵也凡吾

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

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

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

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

疆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

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

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

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

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

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

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

漢元平宗
李不宮格

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徐廣曰三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

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

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

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

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

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

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

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

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韋昭曰若有罪見遷徙

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

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

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

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

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地理志武都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在也縣名屬右扶風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音惡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徐廣曰後河

徐廣曰上馮翊中地郡徐廣曰十月關外置河南郡漢王至隴更立韓太尉信為韓

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龜錯傳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

諸故秦苑囿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

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

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

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遂為義帝發喪臨三

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

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

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

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

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

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

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與關內卒乘塞李奇曰乘守也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一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玉駕詐

宋本三年連上文

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

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徐廣曰案月表三年七月王出從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

城中周苛從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曰案月表三年七月王出

滎陽八月殺魏豹而又云四年三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從公皆是三年中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

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

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

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

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

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

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

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從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徐廣曰

曰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徐廣曰項羽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

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

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

晉灼曰在大修武城東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

王聽其計使盧縮蘇林曰縮音以繩縮結物之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

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

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

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

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徐廣曰一作簡往擊之

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

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十四年項羽乃謂海春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
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士卒
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
自到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
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文穎曰邊
近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
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三月項羽聞龍且
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漢楚久相持未決
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饑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
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
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
軍而自尊罪二徐廣曰卿一作慶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

漢
宋
作
楚

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
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
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
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
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
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
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
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
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
臯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臯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
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
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

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徐廣曰周殷以兵隨劉賈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曰七月立武王布為淮南王十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

宋李達

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十二月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徐廣曰二月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

驢字年

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徐廣曰一作尉為項羽叛漢令盧綰

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

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

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

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贊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

起魏相丙言奏事高帝時陛下慢而侮人項王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

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

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

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

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

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

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

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

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

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

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

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

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而利幾恐故反一六年高祖

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

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李奇曰為恭也如迎門却行

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

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

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

平計乃偽游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

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時山東人謂

關中為秦中秦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

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縣隔地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用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內地勢高而流而下易故天下於

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

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夫

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

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

之外齊得十二焉應劭曰齊得十二故齊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

設有持戟百萬之眾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故

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

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

有功以為荆王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

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乃論功與諸列侯剖

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

太原白土徐廣曰在上郡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及高祖自往

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

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

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八年高祖東

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定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

闕北闕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所謂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

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

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

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

百由順

秦宗本

宗本與同

宗本與

相人趙相貫高等謀弒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
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一十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

宋本連

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

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殿高祖奉玉卮禮器也受四升起

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為無賴

稽本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

萬歲大笑為樂一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

宋本連

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

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漢書云葬萬年赦櫟陽囚更

孫本

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鄧展曰東海人名豨曰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

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徐廣曰豨攻定城茶有功封陽夏侯以相國守

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

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

東往

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

啗豨將豨將多降者一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

宋本連

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張春渡河擊聊城徐廣曰在平原

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

稱道太原入韋昭曰道猶從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

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

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

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

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

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

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一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

宋本連

會甄

徐廣曰在斬縣西駟案漢帝音義曰會音僧係邑名甄音直偽反

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

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

歌酒酣

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

高祖擊筑

韋昭曰筑古樂有絃擊之不鼓

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

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

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

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

下其以沛

風俗通義曰漢舊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耳

為朕湯沐邑復其民

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

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

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

如淳曰獻牛酒

高祖復留止張

張晏曰張帷張

飲三日

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

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

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

南北

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

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

服虔曰濞音破

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

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

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

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

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

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

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

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

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

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

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

漢本紀最整然不及
史記後述而史記不
免潤澤

漢本紀最整然不及
史記後述而史記不
免潤澤

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
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
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縮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
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南諡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
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六十三四日不
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
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
軍酈商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
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
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
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
縮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徐廣曰
七月已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
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

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

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

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案謂
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

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

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

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

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質厚
也野少禮節也故殷人承之以

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
儀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

徐廣曰一作薄駟案史記索隱曰僂音西志及
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苟習文法無悃誠也故救僂莫若以忠鄭玄曰
復反始三王之道

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

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

繆宋

屋左燾葬長陵

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步高三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

史記八終

史記九

呂后本紀第九

呂太后者

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諡曰呂宣王

高祖微時妃也

漢書音義曰諱雉

生孝惠

帝

漢書音義曰諱盈

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宮

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贊曰漢秩祿今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

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如

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

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

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

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

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諡令

武侯追諡曰悼武王

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

徐廣曰酈作酈

子產為交侯

徐廣曰台弟也

次兄呂

釋之為建成侯

徐廣曰惠帝二年卒諡康王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

氏周定南

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
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恆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
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
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
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迺令永巷如淳曰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脫
簪理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囚戚夫人
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
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
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
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
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二
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應劭

曰醪為食蠖以其羽犁明孝惠還徐廣曰犁猶比也諸趙王已死於是迺徙淮

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為令武侯太后遂斷戚夫人
手足去眼輝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孝惠帝
觀人彘孝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
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
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
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
太后怒迺令酌兩卮醪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
卮欲俱為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
去問知其醪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說王
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
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

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今王有
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

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

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

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

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

八月戊寅孝惠帝崩

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二

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

子張辟彊為侍中

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

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

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

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

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

漢書云葬安陵

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

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

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

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

侯曰始與高帝嘵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

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

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

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

應劭曰古官傅者覆也贊曰大戴禮曰傅之德義

奪

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

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

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

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

徐廣

曰姓馮為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諡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

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

相壽為平定侯徐廣曰姓齊少府延為梧侯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軍匠起作宮築城也乃封呂種為

沛侯徐廣曰釋之子也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姊之子也母字長姁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其父越人為高祖騎將

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韋昭曰今陳留郡子不疑為

常山王子山為襄成侯子朝為軹侯子武為壺關侯太后封大臣

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

罪廢立其弟呂祿徐廣曰釋之少子為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

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諡為肅王太

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漢書云秋四年封呂類為臨光侯呂他為

俞侯呂更始為贅其侯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為贅其侯呂忿為呂成侯及諸侯

丞相五人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松茲侯徐厲滕侯呂更始禮陵侯越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

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

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

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患迺幽之永

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徐廣曰無此字

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權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

權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

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

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

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

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八月

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

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

興居為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

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

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
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
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疆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
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

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
絕理兮託天報讎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巳丑

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
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

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頹有女為營陵
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迺以

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
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

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醜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
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

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諡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
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

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益號曰武信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在功上請立為趙王太后

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
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

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
徐廣曰音戢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高

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
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徐廣曰食細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

張釋為建陵侯徐廣曰一云張釋卿駟案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贊受事呂榮為

祝茲侯徐廣曰呂后昆弟子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如淳曰列侯出關就

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木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

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誠產祿曰高帝

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

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

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王

子封為侯者謂之諸侯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

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以左丞相審食其

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

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

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

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

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兵欲圍

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

語中齊王迺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

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

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

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

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

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

國呂產等迺遣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

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

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

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

評官人心事情收拾

史記九

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

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宙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

徐廣曰姓紀張晏曰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

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

客劉揭

駟案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

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

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

徐廣曰音況字也名寄

不欺已

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

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
 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
 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
 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駟案董昭曰訟猶公也迺遣朱虛
 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
 遂見產廷中曰晡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
 鬪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廊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也朱虛侯已殺
 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
 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
 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
 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頴使
 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

舖字

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
 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
 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
 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
 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
 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
 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
 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
 以為少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
 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
 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
 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晦日巳酉至長安舍代邸大

字

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大僕汝陰

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

者陪兵罷去徐廣曰陪音什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

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滌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

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

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參乘屬車二十六乘迎代

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

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

十人皆陪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

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諡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

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

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史記十

季文本紀第十

季文皇帝

漢書音義曰諱恒

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

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噫血京師公羊傳曰京大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竝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

氏圖

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應劭曰以荆灼龜文正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絲文也張晏曰橫行無思不服庚更也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王啓始傳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基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夏啓者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

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

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丞相以下皆迎宋

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

願請問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

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

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漢書百官表曰宗正

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頏終

列侯項王后徐廣曰代項王劉仲之妻駟案蘇林曰仲子濞為吳王故追諡為項王也如淳曰項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類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節侯又宗室

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

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

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寡人不敢

其為項王后也

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實主位東西面君臣位

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迴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

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

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

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

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宮令先察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奉天子

法駕迎於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

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

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

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

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酺五日文選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孝文皇帝元

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右

丞相平徙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

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於代

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

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

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

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

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

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

二千戶金千斤徐廣曰十一月辛丑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上

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

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

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

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爲禁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人有罪并

坐其家室今除此律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

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嘆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

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

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問猶言多所更歷也明於國

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

文穎曰陪輔也

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

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

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

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

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

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

皆亦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

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

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

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

韋昭曰文帝以立子爲後不欲獨饗其福故賜天下爲父後者爵

封將軍薄昭爲軹侯

徐廣曰正月乙巳也

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

后皇后姓竇氏上爲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

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卽位施德惠天

下填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

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

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徐廣曰四月辛亥封封三十諸從朕六人

官皆至九卿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

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

淮陽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

舅父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郭君清音靜秋封

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

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

丞相平專為丞相徐廣曰八月中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

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

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

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張晏曰為吏謂以卿大夫為兼官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此云望

日又食案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食文也一本作月食然史書不紀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

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

有食之適見於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兆民

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

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

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

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漢書音義曰憫然猶介然也非奸非也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

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

以給置傳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朕親率耕以

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贊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蹈藉也

宋亦作中

二年宋亦

給宗廟粢盛應劭曰黍稷曰粢在器中曰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上曰趙幽

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

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

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

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

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

之愆失也至秦去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

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

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漢書音義曰民相結共祝詛上也吏以

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拒死朕甚

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

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侯之國

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

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

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

南為寇帝初幸甘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帛越巾刀佩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

故因是謂之幸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

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

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

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

奴去發中尉漢書百官表曰中尉秦官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

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

中都民三歲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

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徐廣曰姓續以文帝十一年卒諡曰敬為將軍軍滎陽七月辛亥

帝自太原至長安迺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誅誤吏民為大

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

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徐廣曰年去乍來也駟案張晏曰雖始與興居反今降赦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

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

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

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

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

道邛都徐廣曰漢書本或作却字或直云邛煖邛都乃本是西南夷爾時未通嚴道有邛煖山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

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諡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

南王衡山王廬江王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

繇惠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國家諱

之故曰祕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

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

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

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

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

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

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僂而民不

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李奇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而姦不

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

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

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

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

末者無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餘田之

租稅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徐廣曰姓

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

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

固要帝如淳曰必不得自征也帝乃止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

徐廣曰姓董也為內史樂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犧牲

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

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

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

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

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

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

書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

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

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縣屬天水天

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

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

官議毋諱以勞朕漢書音義曰言無所諱勿以朕為勞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

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

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

周鼎當有玉英見瑞應圖云玉英五帝並修則見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

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

是天子始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後二

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

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

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竝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

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

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

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相如曰結軼還轍以諭

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

俱棄細過借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

始於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

夫令勉徐廣曰衛尉改名也駟案漢書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非此年也為車騎將軍軍飛狐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

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鴈門陰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

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徐廣曰在長安西駟案如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右徵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宗正劉

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茲侯姓徐名悍軍棘門徐廣曰在渭北駟案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二

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

貢弛山澤韋昭曰弛廢廢其常禁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

邑曰倉在野曰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

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徐廣曰露一作靈

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

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綈衣如淳曰賈誼云身衣阜綈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

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

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

宗本多館字

軼音輅宗本

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羣

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

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

帝崩於未央宮徐廣曰年四十七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

死死著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

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

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

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

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

稷之福方內安寧璜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也靡有兵革徐廣曰一云方內安兵革息朕既不敏常

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

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如淳曰與發聲也其奚哀悲之有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

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服虔曰踐前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也音灼曰漢語作跌跌徒跌也經帶

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毋發人男女哭臨宮

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

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服虔曰當言大功小

功布也織細布服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織者禮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

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遇絕也就其水名以

為陵號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令

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徐廣曰姓徐駟案漢書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為將屯將軍

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填瘞事者發近縣見

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漢書云乙

已葬皇甫謐曰霸陵去長安七十里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卽位於高廟

丁未襲號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取天

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

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奏武德

文始五行之舞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孝惠

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李文十

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

不受獻徐廣曰減一作滅不私其利也罪人不挈蘇林曰刑不及妻子不誅無罪除肉刑

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

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李奇曰侔齊等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

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文類

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

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

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

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

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

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

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

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為侍祭請著之竹帛宣

布天下制曰可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善人之治國

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不用殺也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

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

豈不仁哉

漢書

言必

外王

終



